



天津工业遗产保护进行时

工业文脉永续传 津门遗产焕新生

记者 徐雪霏 摄影 曹彤

【**五点追踪**】

在天津的城市肌理中,工业文明的印记从未褪色。从19世纪中叶的天津机器局到20世纪的民族工商业,这片土地孕育了中国北方近代工业的萌芽,见证了民族工业从无到有、从弱到强的奋斗历程。

如今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产业结构的转型,这些承载着城市记忆与文明精神的工业文化遗产,正面临着保护与开发的双重考验。如何守护好这份珍贵的历史财富,让工业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,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。



现状:工业遗存焕新生

漫步天津街头,工业文化遗产的痕迹散落于城市的各个角落,有的隐于市井烟火之中,有的在岁月侵蚀下逐渐衰败,有的则在保护中焕发新生机。

深秋时分,金黄银杏与红砖建筑构成独特街景,漫步五大道街区,既能欣赏秋日限定景致,也能触摸天津近代建筑的人文脉络。如今,五大道地区的近代建筑集群,通过系统性的修缮维护,保留了英、法、意、德等多种建筑风格,成为展示天津国际化历史的重要窗口,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探访。民间自发形成的讲解员队伍,穿梭于街巷之间,向游客讲述老建筑背后的工业与商业故事,让历史文化得以生动传播。此外,一些企业和民间组织也开始积极参与工业遗产保护,通过举办专题讲座、开展田野调查、整理口述历史等方式,挖掘工业遗产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。

百年时光流转,坐落于和平区泰安道5号的原开滦矿务局大楼,如今已化身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(以下简称金创区)的“亮眼地标”。原开滦矿务局大楼建于1921年,经两年市场化盘活与专业化提升,转型为天津金融展示中心、金融机构服务中心,成为和平区“金融历史文化区”核心地标。依托解放北路老银行旧址集群及周边文旅资源,该建筑实现“焕彩新生”。目前,天津海河产业基金、北方新金融研究院等高端金融力量已在此落户,使其成为金创区之“眼”。自天津五大道金融论坛对外开放后,参观者络绎不绝,“金耀天津,融启未来”品牌深入人心。下一步,该区域将打造专属金融文旅路线,助力金创区整体提升。

老厂房的红砖墙体承载城市记忆,旧机床的钢铁肌理镌刻工业荣光。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工业重镇,天津始终坚守“保护为主、合理利用”理念,通过规划引领,功能重构与文脉延续,让一批工业遗产摆脱“闲置困境”,在城市更新中焕发全新活力。

坐落于海河东岸的天津第一热电厂,前身是1937年建成的天津第一热电厂,曾是华北地区最大电厂,见证了天津工业的辉煌变迁。2011年电厂关停后,这座二级工业遗产被纳入海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,面临着“如何在保护中激活价值”的时代命题。2016年,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接手改造,遵循“修旧如旧、新旧并置”核心思路,开启了工业遗存的华丽转身。

改造过程中,设计团队完整保留了老厂房“长进深、高内空、大跨度”的主体结构,修复了标志性的红色砖墙与巨型煤斗群落,将吊车轨道、屋顶桁架等工业构件转化为空间亮点——以195米高的烟囱为记忆点,解构其形体创造新的场景空间,打造了演绎剧场、中央商业办公花园以及儿童游乐中心等,丰富了多层次的空间体验。通过“玻璃盒子”连接体,新建商业空间与工业遗存有机融合,2.05万平方米的复合体中,既有星巴克工业风甄选店、麦当劳城市旗舰店等定制业态,也有1万平方米的城市开放空间与观景露台。2022年12月开业至今,商场入驻品牌超130家,首进天津品牌占比超30%,累计客流突破160万人次,成为海河东岸新消费走廊的核心节点。

而一些隐匿在城市角落的地方,也因其保有历史原貌而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在红桥区锅店街,一片青砖黛瓦的二层老平房得以完整保留,这里曾是直隶总督行馆附近的核心商业街,与古文化街相邻,见证了天津近代工商业的早期繁荣。记者在现场看到,斑驳的墙面上还残留着当年商铺的招牌印记,老旧的木门窗虽已有些松动,但仍保持着原始的建筑风貌。如今,这里成为红桥区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近代工商业街区遗址,偶尔会有历史爱好者前来探访拍照。

溯源:津门工业文明的百年根基

工业文化遗产是天津的城市名片,更是民族工业的精神家园。从1866年天津机器局的

筹设,到如今工业遗产的保护传承,天津的工业文明从未中断。这些遗产承载着天津的城市记忆,凝聚着民族的创新精神,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。

谈及天津工业的起源,长期致力于天津地方史研究的学者周醉天直言:“很多人认为三条石是天津工业的发祥地,但事实上,1866年筹办的天津机器局才是源头。这一历史事实,有大量文献史料和考古发现作为支撑。”

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,清政府内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旨在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洋务运动,天津凭借其濒临渤海的特殊地理位置,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基地。1866年,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奉命创办天津机器局,选址于如今的河东区东局子一带,这是中国早期五大近代工业企业之一。最初,天津机器局以生产火药、子弹、炮弹等武器为主,主要供应北方驻军,1867年又在海光寺增设枪炮厂,形成了“东局子造火药、海光寺造枪炮”的生产格局,时人称之为“东局”“西局”。

据史料记载,天津机器局在巅峰时期拥有2700名工人,设有木型厂、枪炮厂、火药厂、机器厂等多个专业分厂,还配套建立了水雷学堂等教育机构,专门培养工业技术人才,甚至接待了第一批朝鲜留学生前来学习先进技术。19世纪80年代,天津机器局已开始仿制潜水艇,其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在当时的中国堪称领先,甚至在亚洲也具有重要影响力。

而三条石实则是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民用手工工业聚集区。三条石地处南运河与北运河之间的三角地带,因交通不便便于漕运船只停靠维修,逐渐形成了修船作坊聚集区,早期主要生产铁钉、船锚等简单船用配件。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,这里的小工厂才逐渐增多,但生产的多是挂面机、煤油灯、小农具等民用小商品,生产方式以手工操作为主,无论在创办时间、生产规模还是技术水平上,都与天津机器局存在本质区别。

天津工业文明的传播力不仅局限于本土,更辐射到整个北方地区。1872年,李鸿章在天津创办轮船招商局,这是中国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,虽总部设于上海,但隶属于直隶总督北

洋大臣管辖,成为天津工业向民用领域拓展的重要标志。为解决轮船用煤需求,李鸿章又主持创办开平煤矿(开滦煤矿前身),这一举措不仅催生了中国近代煤炭工业,也直接孕育了唐山这座工业城市。此后,以天津为中心,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(唐胥铁路)、第一家水泥企业(启新洋灰公司)、第一家近代银行(中国通商银行天津分行)等相继诞生,形成了辐射北方的工业文明传播网络。

从军工企业到民用工业,从本土发展到周边辐射,天津工业文明的百年历程,不仅是一部技术革新的历史,更是一部民族奋斗的史诗。华蘅芳、徐寿、唐廷枢等一批工业先驱在此留下了奋斗的足迹,他们身上的创新精神、家国情怀和务实作风,构成了天津工业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核,也成为这座城市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

破局:保护与传承的路径探索

工业文化遗产是城市的“活化石”,是工业文明的物质载体。保护好、传承好这些遗产,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,更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。然而,从世界范围和国内各地的实践来看,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仍不容乐观,世界各地都在尝试找寻破解之道,也在不断试错。大量近代工厂、车间在城市改造过程中被拆除,部分留存的遗产或被闲置废弃,或被随意改造,缺乏系统性的保护规划;遗产的数字化保护、活态传承等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,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面临流失风险;公众对工业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和保护意识也有待提高,不少人将其等同于普通老旧建筑,忽视了其承载的历史意义和精神价值。

如今,工业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已成为全球性课题,许多国家通过创新理念和模式,成功实现了“工业锈带”向“文化秀带”的转型。

作为首个工业遗产类世界文化遗产,位于英国什罗普郡塞文河畔的铁桥峡谷,通过建立10座主题博物馆集群,将旧钢炉、仓库等工业设施改造为展陈空间,结合志愿者沉浸式表演和数字技术应用,让工业历史鲜活可感,每年吸引约30万游客,证明了专业化管理与社区参与相结合的有效性。

位于埃森的“关税联盟”煤矿工业区,如今已成为德国鲁尔区推进“工业文化旅游”的重要地标。在传统工业衰退后,德国以工业遗产旅游为抓手探索资源循环利用。通过功能再造与场景创新,鲁尔区将欧洲最大煤矿改造为集博物馆、艺术中心、设计展馆于一体的综合体,通过国际设计力量赋能,让洗煤厂变身鲁尔博物馆、锅炉车间成为红点设计博物馆,其中100米高的全世界第二大废瓦斯槽被改造成太空意境展览馆,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。作为德国科教资源最密集区域,鲁尔区拥有14所大学、马普与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等顶尖机构,近30个技术中心与15个转化服务机构为产业升级赋能。其“旧物再利用”的更新策略,既保留工业历史记忆,又打造文化休闲新地标,使整片工业区变身“活态博物馆”,为全球旧工业区改造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。

而近年来,国内多地结合本土实际,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工业遗产保护路径,也为工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更具本土化的参考样本。作为北京工业的标志性遗产,首钢园在保护百年钢铁工业遗存的基础上,采用“修旧如旧”理念,最大限度保留

高炉、转炉、冷却塔等工业设施,打造出兼具工业质感与现代美学的文化空间,2024年吸引游客超1300万人次。园区创新设置“钢铁是这样炼成的”科技沙盘,通过现代技术还原钢铁生产全流程;在三高炉平台设立职工创新工作室展示区,让游客触摸“蝉翼钢”“蚕丝钢”等高端产品,感受工业技术的迭代升级。同时,园区融入滑雪大跳台、文创商店、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,实现了工业遗产从“生产空间”到“生活空间”的转型,成为老工业基地活化利用的标杆。其成功在于既尊重工业遗产的原始风貌,又通过科技赋能和业态创新,让遗产融入现代生活,实现了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的统一。

在周醉天看来,天津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,在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同时,也要结合本土的实际情况,从理念更新、机制完善、模式创新、多方参与等方面入手,探索具有天津特色的保护与传承之路。

周醉天表示,“一部天津工业发展史,就是半部中国工业发展史。天津工业发展史的体系与内容之庞大与复杂,可能连天津人都未必知晓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做‘匠心津门 铸基百年——漫谈天津工业文明承继与突破’的专题讲座,就是要让更多的天津人知道曾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辉煌历史,这是天津值得引以为傲的过去,只有知道了历史的发展,才能指引我们的未来,从思维上有所转变,意识到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,增强保护意识和文化自信。”

“我认为,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概念,应该拓展为工商业建筑及非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。为什么要这样变更与界定?因为我们天津历史上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城市,我们拥有齐全的工业门类,所以我们的工业遗产是很丰富的。同时,我们也有最早期、最强大的内外贸商业体系、商业规模,所以天津在历史上是著名的工商业城市。”

“这对于天津来说,是得天独厚的优势,因为天津的工商业建筑遗产数量众多。但我认为,保护与利用的不应仅仅是建筑和器物本身,更重要的是挖掘与梳理历史文化内涵,传承工业文明思想,这才是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意义。”

在实际操作上,周醉天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:“首先,针对产权复杂的问题,可以由政府牵头,文物、规划、住建、产权单位、属地政府等多方参与协同管理,通过协商合作、产权置换、委托管理等方式,明确保护责任和管理主体,打破‘产权壁垒’带来的保护困境。同时,让科技赋能,引入数字化技术,建立天津工业文化遗产数据库,对遗产的建筑结构、历史信息、保护现状等进行全面记录和动态监测,实现永久保存。”

“其次,我们要加强工业遗产保护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,与高校合作设立相关专业方向,培养兼具历史研究、文物保护、规划设计、运营管理等多方面能力的复合型人才;建立专业的讲解员和志愿者队伍,邀请历史学者、行业专家进行培训,规范讲解内容,提高传播质量,让志愿者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力量;同时,搭建学术交流平台,定期举办工业遗产保护研讨会、经验交流会,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分享成功经验,提升天津工业遗产保护的专业水平。”

“最后,推动区域联动,放大集群效应。天津工业文明的辐射范围涵盖唐山、秦皇岛、保定等周边城市,这些城市的工业遗产与天津的工业遗产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,共同构成了北方工业文明的重要载体。我们可以推动建立京津冀工业文化遗产保护联盟,整合区域内的工业遗产资源,共同编制保护规划、打造跨区域工业文化旅游线路。例如,串联天津机器局遗址、开滦煤矿旧址、唐山工业博物馆、启新洋灰公司旧址等遗产点,形成‘工业文明溯源之旅’线路,放大集群效应,提升区域工业文化遗产的整体影响力。”

从老厂房到现代商业综合体,这些跨越时空的工业遗产,不仅留住了城市的历史根脉,更成为推动产业升级、丰富民生体验的重要载体。面对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,我们既要守护好有形的建筑遗址,更要传承好无形的精神内核;既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,又要立足天津实际,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保护与传承之路。唯有如此,才能让工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,为城市发展注入不竭的历史动力,让天津工业的百年文脉永续流传,成为激励后人砥砺前行精神力量。